

第十四回 執約遣阿鬟因詩起釁 偽遊窺好女採信求婚

詞曰：

徙宅欣相近，呼伊來致問。冤家偏與主翁逢，挑逗危機，悶、悶、悶。戲題詩句，妄留名姓。 納婦深心動，才美何曾穩。更教阿母假殷勤，恨、恨、恨。探偵當筵，締姻成未，亂人方寸。

右調《醉春風》

卻說生與愛月坐在竹徑，談了半晌，思進雲娥房內，被愛月再三阻止，乃不敢妄想求歡。聽了愛月之言，便深深作揖謝道：“愛月姐姐倘若不言，小生幾乎越禮造次。好為我致謝雲娥小姐，可對小姐說道：‘小生感激弗諼，死生以之’。”說畢，又囑道：“我這亭中明日無人在此，祈愛月姐姐仍託採花為名，屈玉過來談談，萬勿失信。”愛月聞言，點頭應諾，遂領命而歸。

進了房，見雲娥小姐，便說：“黃生要進來面晤小姐，因有不便，被為力阻，不許進來。後乃不果。”又說：“明日那隔亭中無人走動；吩咐奴家過去談談，稍解一番愁悶。”雲娥聽見愛月如此說，良久乃云：“此是公子癡情，亦怪不得。但我之深閨守範，不可有玷清規，須防以禮，彼所不知。如我愛月所云，明日亭子無人走動，既是黃郎有命，不可畏難，須往那邊一走。諒伊府內，除了周公子，並無閑人敢入亭中，不怕嫌疑生事。但汝雖託採花，亦須謹慎，恐怕招尤，致使二位夫人嗔責。周公子即不在家，尚書大人更須防避。”愛月遂一一領命，但俟次日而行。

且說黃生，到了第二日，司墨果然外出。生見已去，遂將西角門潛開等候，以等愛月來時，邀進房中而去。不料愛月尚未即來，而周尚書那日以拜會回來，為周公子外出，偶到衣雲樓閑玩片時。行來樓下，佇立移時，忽見司翰同一位丫鬟手持一扇，從西角門進來。二人不覺樓下立著大人，愛月與生直走到亭中，見是尚書佇立空階，生遂進前侍立。愛月以被大人瞧見，不便退出，乃以採花為詞，行到尚書大人跟前萬福道：“小婢奉家主母吳夫人之命，以公子外出未歸，見園內夜合盛開，乞賜一枝，以助佛前清供。”周尚書見說話從容，進退閑雅，便道：“看汝說話聲音，不似我金陵生長，實為何處，說來。”愛月知瞞不得，應道：“小婢委實嘉興土著，客歲從夫人與小姐逃難而至金陵，寄居吳府，故得到此乞花，此來實奉吳夫人之命。”尚書又問：“汝夫人姓甚，說來。”生立背後，見周尚書如此問，因搖手微示以不可說出之意。愛月欲待不言，又以尚書面前不敢相瞞；欲待說出，生於背後又令其不說，進退兩難。正在躊躇之際，祇得說道：“先老爺姓曾名青，夫人葉氏。”尚書聽說，又道：“原來曾老爺家眷在此，倘非今日，何以得知。”便對愛月說道：“既夫人有命，不妨折一枝去。”愛月領命，便將手中之扇放在石凳上面，伸手向枝頭扳去。周尚書見凳上有扇，遂命生攜來，生取扇交與尚書。尚書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花徑不曾綠客掃，金陵作客春光早。
可憐一片惜春情，懶對春光添懊惱。
懊惱羅衾濕淚痕，空庭寂寞度黃昏。
黃昏獨坐暗消魂，雨打梨花深閉門。
蓬門今始為君開，春色江南爛作堆。
故山回首家千里，春也隨人容裏來。
客裏懷春難遣興，興來姐妹頻呼應。
姐有詩歌呼妹賡，清聲聯絡飛花徑。
春日懷春，連押杜句，賦得“花徑不曾綠客掃”、“蓬門今始為君開”。

浣雪雲娥曾氏戲題。

周尚書看畢，不勝歎賞。遂問愛月道：“扇上所題款式，似是女子名字，卻又姓曾，汝家老爺有小姐麼？”生見問，又以目視愛月，仍前立在背手搖手。而愛月又被尚書盤問，沒奈何，乃應道：“委是小姐所題。”周尚書又看了歎道：“真閨中秀士也。”遂顧生道：“你素能詩，試閱何如？”生接在手中，再三細玩，知雲娥題中寓意，看了乃對尚書道：“真妙作也。”說畢，生將扇送還愛月。周尚書又問愛月道：“汝小姐多少年紀？許配誰家？”愛月此時忙裏不及尋思，便道：“小姐年方十六，尚未許人。”尚書聽了，滿口歎羨。愛月知不得與生通言，遂謝尚書，以目送生，回首向花間而去。周尚書亦進內宅矣。生見愛月已去，失此一場機會，仍上樓悶坐而已。

而愛月回到紅螭閣，進見雲娥。雲娥問道：“公子黃生今日見汝來時，料必十分歡喜，暢所欲言，斷非隔牆不見，而若昨天之恨恨也。”愛月搖手應道：“今日之行幾乎誤了。”便將撞著周尚書並看扇致詢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雲娥聽說，歎口氣道：“語云紅顏薄命，豈料乃薄如雲乎！但我之年，雖未及笄，喜是未曾許人。但此老知我此情，必萌求親癡想，前已思欲聯姻於筠姐，未獲定聘，豈今日肯舍我而他求也？”愛月聽了，始悟失言惹事，悔之無及。

一日，吳夫人壽誕，曾夫人帶著雲娥小姐並與愛月同到中堂賀壽。忽見一位丫鬟押著壽儀直至中堂，吳夫人知是周尚書府上送來，祇得收了，遂命雲娥寫貼謝之。那丫鬟見了雲娥寫貼，便留心去看，不勝之喜。

那丫鬟領了回貼，竟自回去。遂對周尚書、周夫人說道：“今日送禮到吳夫人府上，見那曾小姐果然色色俱佳，有才有福。此謝儀回貼便是曾小姐所書。”周尚書看了，便對周夫人道：“怎得此女為兒媳婦？”周夫人說道：“此事無難，但吳伯母自會周旋，此事斷無不成之理。”正說話間，忽見吳府一位丫鬟送貼來，請鄭夫人赴席。周尚書聞言，密對夫人說道：“此席本當辭謝不赴，但今日以曾夫人與小姐俱在，正好乘此一會。即託吳年母訂下婚盟，多少是好。”周夫人見尚書大人如此說，遂對丫鬟說道：“你可代我拜上老夫人，說我少頃即來賀壽。”那丫鬟領命而去。不多時，又來催請，周夫人祇得上轎赴席。

至中堂，敘禮坐下。周夫人指著曾夫人與雲娥，向吳夫人道：“這兩位從未會過，不知是何貴戚？”吳夫人道：“夫人不知，那是曾夫人，乃光祿曾年母也。這是令千金雲娥小姐。去歲逃難，寄居於此。夫人從未過來，故未經會面。”周夫人聽了又道：“一向不知寓居於此，有失迎迓。”因問曾夫人道：“令愛小姐多少年庚，許聘與否？”曾夫人應道：“小女年方十六，先夫早逝，故未許人。”鄭夫人道：“婚嫁須當及時，令愛小姐已長成，如何寬得。”吳夫人乃應道：“曾年母正以此事掛懷。”鄭夫人見如此說，因向曾夫人道：“

福，說道：“小兒現在求親，曾小姐倘肯俯諾，即仗老年母作伐，感激不朽。”吳夫人聽了，連聲應諾。未知作伐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要將淑女婚君子，全仗冰人執斧柯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